

風 骨 皎 厲 胡 漢 民

胡 耐 安

國 府 首 任 立 法 院 長

數當年我國民政府在南京建制，秉承 總理創立的「五權」制度；民國十七年的十月八日，選出的國民政府五院院長，是：行政院長譚延闓，立法院長胡漢民，司法院長王寵惠，考試院長戴傳賢，監察院長蔡元培。五人中，我與譚、胡相稔識；這裡，先寫胡；他倆的行誼，當然是值得記錄的太多太多，自有「國史」爲之撰刊傳世。姑且，就二人的「詩」寫一點兒；「詩言志」，無庸諱言的；自不必有所涉及他二人的「用舍行藏」。于胡，敢以「風骨皎厲」狀其人；譚，另爲之寫一章。

按行狀：胡漢民，原名衍鴻，字展堂，別署不匱室；廣東番禺人。他那本「三民主義的連環性」，雖說祇有兩萬多字（也許字數不確），在詮解注講而皇皇巨著的關於三民主義的汗牛充棟之中，這一本小冊子，却是闡釋「三民主義」詳盡無遺的最佳書。大意是：民族主義，需要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來充實其力量，成爲一種對世界担

負責任的民族。民權主義、需要民族主義來維繫其責任感，民生主義來推進其實質性。民生主義，需要民族主義來衝破其前途的障礙，民權主義來保障其實施的缺陷。真個是理解透澈，絕不是晚近許多專家名流學者的皇皇巨著，所可望其項背。

想當年，談到孫中山先生的左右翊贊之士，胡漢民與汪兆銘，是首先被提到的傑出人物。胡比汪年事較長，約大四五歲？二人皆工詩文，辛亥歲（民國前一年）三月二十九日之役，卽世稱七十二烈士埋骨所在黃花岡之役；時汪以謀殺案被羈北京監獄。汪在獄中傳聞胡在是役中殉國，曾寫哀詩三章：

(一)馬革平生志，君今幸已酬，却憐爾汝（按爾汝有作二人的，似不協）血，不作一時流，忽忽餘生恨，茫茫後死憂，難禁十年事，潮上寸心頭。
(二)落落初相見，無言意已移，韋弦常在佩，膠漆不曾離，杜鵑朝擣處，韓檠夜對時，歲寒樂相共，情意勝連枝。

(三)日日中原事，傷心不忍聞，賦懷徒落落，過眼總紛紛，蝙蝠悲名士，蜉蝣歎合羣，故園記同眺，愁絕萬里雲。

後來共和告成，中華民國誕生，汪自北京南歸；胡有步汪原韻詩三章：

(一)博浪椎秦志，原知未易酬，可憐成獨往，只欲障狂流，日日中原事，沉沉大地憂，廣州三月暮，吾亦戴吾頭。

(二)火盡薪仍在，行危道不移，心魂留共守，風雨恨相離，國士生還日，羣黎望治時，當看繁萬木，彌重歲寒枝。

(三)既定共和局，因之揖讓聞，我懷良未已，此日且無口，回雁知秋氣，飛鳥有舊羣，徘徊不忍去，應作故山雲。

想見二人情誼之篤，曾聽說，汪北上時，與胡曾作痛談，互以釜薪爲喻。但二人個性不盡相同，胡剛、汪柔，胡待人接物，不若汪的親切；胡的口才，也不若汪的能委宛曲折引人入勝；論儀表，胡的瘦削，當然够不上汪的清秀俊逸；因此，無論黨內黨外，汪的人緣，遠比胡好；孫中山

先生對外的聯絡重任，也大都由汪承受担任。至于二人的文筆，汪似乎又比胡的更為雅俗共賞。現在，我們所熟讀習誦的「國父遺囑」，就是由汪承命所筆錄的。不幸，國父逝世以後，汪胡二人失和的傳聞，便日甚一日的道路相告語了。有說，胡涉及廖仲愷被人暗殺案時，曾過汪的住所暫避，想見其時胡之于汪，還不是真正的冤家對頭。不過，汪在那一回案件裏，却沒有給胡打圓場，結果，胡被放逐作了「海外逋臣」，去了一趟莫斯科。凶終隙末，自此而後，原來被喻為釜薪的生死患難交，「門戶水火」，就再無緣晤對一堂相與共同協謀黨國之事。關於汪，我以其早年革命，中歲迷惑以至于晚節不保，將為之專寫一章，哀傷其人；在此，不應多費筆墨。暫祇就胡展堂（漢民），譚組菴（延闓），這兩位黨國元老，國民政府建制五院首任的兩位院長，胡譚二人，作較詳細的寫一段。在中華民國肇造之初：一為廣東都督，一為湖南都督；都督者，督兵以掌握新成立的政權。二氏固皆未嘗知兵，也就是都是以「書生」（胡舉人、譚翰林，但皆未任



黨國元老國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先生的丰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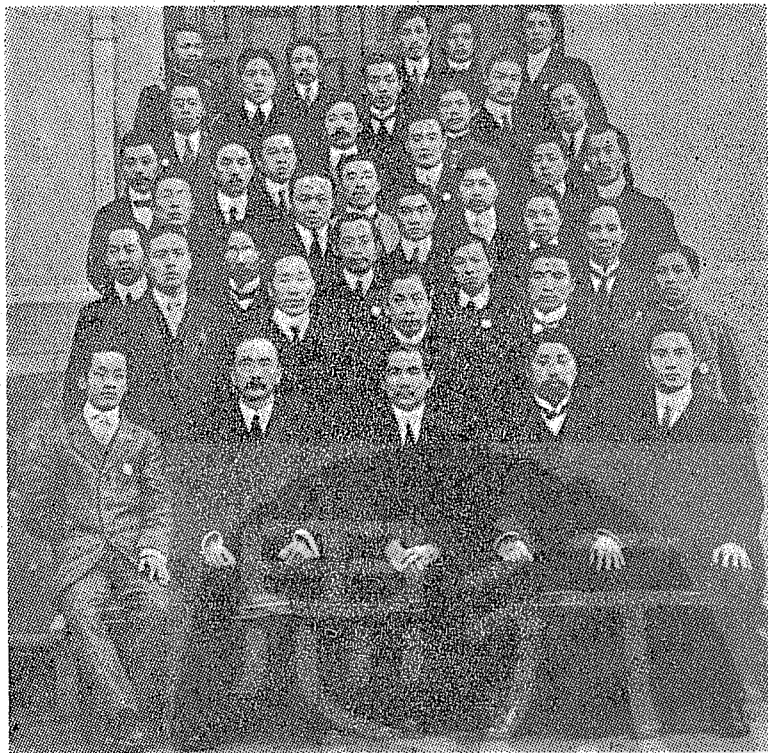
官，故胡嘗自稱布衣都督）身分出任都督；在並世各省的都督中，大多數是由舊政權所遺留的統兵或撫民的大員類蛻變而成；難得和二氏相與並提同論的？不過，胡譚兩人的出處，可不全盡相同；譚氏是以「簪纓門望」顯，胡氏是以「革命黨人」稱；譚氏是一挫再挫的曾經三度督湘。胡氏却祇一任粵督不再復起；似乎？當陳炯明叛變前夕，孫大元帥曾令胡氏權攝粵政；但時機迫促，胡氏並未嘗濫職視事。胡譚兩公，似屬同一年誕生；但二人的個性，却是大異其趣；譚氏器度恢弘，雍容易與；善馭下，尤能自安於下。但期有利黨國，不甚計較名位；做主席可，做院長亦可；做總司令可，做軍長亦可；無可無不可。胡氏風骨皎厲，涇渭分明；苟利黨國，死生以之；有犯必校，不隨和、委蛇，不佞、不求，剛勁不阿；當名分攸關處，不為人留絲毫餘地。是純乎其粹的革命黨人本色，所難適稱的，似乎缺乏「政治人物」的那一份韌勁？也不够恢宏大度的「革命領袖」氣概。當然，這祇是我一己之私的看法，莊、惠的濼梁對話，不就够我們作「史事」論斷者理喻得一清二白？我絕不願也不忍「唐突」先輩；何況我之於譚，有「託庇帷幪」的雅故；於胡，也嘗有「雙龍卷」（胡在南京時的寓所所在）「妙高臺」（胡客香港時的寓所所在）「拜承教益」的

因緣。甚願二氏的親屬，對我之萬一的，措辭造句之偶或有失檢點；加以曲亮則簡。請相信：人畢竟不是神，是「血肉之軀」；「有實質」的人；而不是「土木偶」之「塑模型」的神。自必應具有人之「性」，人之「情」的：喜、怒、愛、憎、哀、矜，以至許許多多之倫理的，宗教的，習俗與制度的框框格格來事防閑，枉直、矯飾；所謂聖、賢、頑、愚、奸、惡輩，老實說：好人或壞人，祇是「義」「欲」的多、少、全、缺而已。人世間，壓根兒沒有所謂「完人」，完全十足而一無瑕玷的「完人」；如有，那祇是經過髹漆之「朴而失真」的「樣子人」，不是「真」人。至史冊裏讀到曰聖曰明的贊詞，全是僉壬輩歌頌傑作「溢美」「獻諛邀寵」之詞；對被譽為「聖明」也者，並不見得有何好處。天下事該有公論，例如匪魔輩對毛匪的頌揚，任用若何美妙語彙寫成的；傳之後世，祇是穢史；穢史祇能快意一時的。我不願如彼下流，我更不願厚誣我所傳記的先輩。

我再加重的強調我的觀念：我認為把一個「人」尊做神聖莫犯的「神」；那不是敬愛，而是「侮弄」。其實，我之所以記述胡、譚二氏的，祇是本於表彰先輩們的「風雅」掌故；文章「原是」千古事，和身世、行藏，原用不着有所涉及。然而，在我想來：胡譚二氏，生當國運嬗替之交，身處國勢振興之會；讀其書，識其世，諳其時，明其勢；尤其是「言志」的詩，撫事，感時，更在在顯露着其人的襟抱與識斷；難道不應有這樣的一段前言？

工詩善書有猷有為

當民二那一年，袁世凱嗾使其黨羽暗殺宋教仁案發生，屬於革命黨籍的：粵、湘、贛、皖四都督通電討袁；粵為胡漢民（展堂），湘為譚延闓（組菴），贛為李烈鈞（協和），皖為柏文蔚（烈武）。其間，譚組菴似乎還未加盟于革命黨



民國元年四月 國父在上海南京路同盟會與胡漢民（前排左起第一人）黃興（右二）等合影。

？胡譚之締交，是在民國四、五年間，譚之拜識孫中山先生，是由胡推介的。民十三，孫大元帥北上時；後方事委之胡展堂，前方事屬諸譚組菴，及譚在贛受挫，一日之間，三電胡索餉不得。其最後之一電，有「國家不須此軍隊則已，否則似不宜以敗棄之」語；憤懣之慨，情見乎詞。嗣譚部在韶關整編竣事，胡即派員迎譚返廣州，譚

乃瞭然于前此三電索餉而不得者，正胡之所激勸其整編有成耳。胡譚情誼，自是愈見深厚，燕居閒談，嘗及贛役之挫敗，譚笑語胡；謂係奉總理命打敗仗。意即總理曾詔示；打敗仗，比不打好。胡亦報之以笑語；謂因公係奉命打敗仗，我則係奉公意旨以困公，且以助公之整編耳。蓋其時湘軍將悍兵驕，譚實窮于籌計，苦無策以完成其編整工作。胡譚二氏均工書善詩，胡以曹全碑隸見稱于世，譚則直摹顏柳，揚名于海內外。民十九，二氏以節期約相與唱和，用有節期唱和集之刊行？越一年，譚氏作古，胡氏哭之以詩，字裏行間，排惻感人。于

此、可以概見前輩交情之真摯，亦藉此想像當年二氏相與唱和之風雅，眷懷舊事，觸目今日大陸沉淪之慘狀，真不知涕淚之何自云。

試讀胡、譚二氏詩文，當然，不僅僅在此所記的「節期唱和」；譚氏的「非菴詩存」？也祇是他之詩的一部分？胡氏的「不匱室詩鈔」，似乎也難說是胡詩的完整無遺？其實，早年部分略有散佚；中年部分亦有刪芟。我們或能由二氏的詩，揣度他倆之間的所同所異，像我在前面所說的；不敢謂然，也不一定全屬不然。要而言之：譚組菴，是盛世的「治世之相」的相才，看來好像平淡無奇，隨緣常住；實際上，其間的周折軼軻之順應調和的煞費平章；又豈是局外人所能體味得盡的辛酸況味。胡展堂，他不是善為「王者佐」的相才；有猷，有為，可不願唯諾謹慎的守其故常；他不及譚組菴之具有能容人的雅量大度，他的敬事執一的貞誠，似又為譚組菴之所難能。從而，譚氏一生，是順而安的既少遭人忌，也無多驚險；而實至名歸的「太平宰相」。胡氏却歷經「世變」，復「拙」于「應變」；更再度的作「海外逋臣」，一為廖仲愷案之莫須有涉及，一則時勢孔棘藉病作汗漫遊，孤憤抑積；此老性情，也就不免剛、柔間難得濟衡。加之于他，那份過分剛直幾近乎執拗的偏巨成見，例如他所揭示黨人的口號：「黨外無黨，黨內無派」；便引起不少的麻煩。黨外的如青年黨的人，心有不甘的說是違反「民主政治」的原則。那時，還很少聽到有個民社黨，好像祇不過是張君勱在搞奠基的打算。黨內，也有人紛紛責難；其實，他那

「孤憤」的對黨忠貞，對國是的熱望；確是用心良苦。有人說，他受同志責難，就是做視儕輩「自行其是」的「咎由自取」？劇至「西南偏安」，國脈日弱，蒿目時艱，世事乖張，全非始願所及。因之，晚年心境，更顯得落寞寡歡；既傷老成的凋謝，行自念也的又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；終以宿疾而告不起。再就胡譚二氏的書法論：譚脫胎歐、柳，渾化南園，備極圓融柔和的調適之工；胡摹曹全碑，方隅稜角，不容有一筆一畫的脫略之處。至於二氏的身材，也是肥瘦各不相同；但高矮却似相若？譚氏善為巽語，片言解紛；令人即之也溫的如在大寒冷天裏沐受着太陽的射照。胡氏却不愛多說「題外」的曲折語，道一不二的不容許別人討價還價；可是，在事後却留給一種像嚼檳榔般的遺味譚然。

民十七、八、九年間，譚任行政院長，胡任



胡漢民先生題時事新報新年增刊墨跡。

立法院長，譚、胡皆能詩，胡喜以「師期」為韵

，據傳多達百疊韵；冒廣生有「奉題展堂先生師期百疊韻詩後」之作，即其明證。在胡氏「不置室詩鈔」中，可以讀到胡氏酬答友好詩篇用師期韵的，並不是祇是譚氏一人；如陳融（協之）、林植勉、胡毅生（氏之堂弟）、葉楚儉、古應芬（勸勤）、靳仲雲、桂東原輩，皆有用師期韵的贈答詩；尤其在民十九的那一年，胡氏的詩，幾乎多半用師期韵；不僅用於友好唱和之作，即如詠事、詠物以及「感懷」，也多是用師期為韻。胡譚之師期唱和的開始，是在民十九的春初；照陰曆算，是庚午歲的臘月；譚氏的生日，是臘月十四日，那是胡氏祝賀譚氏生日的詩：

組菴先生以臘月生日，適協之得其所書詩册屬題。因以為壽：

文采風流是我師。翁錢應悔未能詩。似從長慶參坡老。竟以平原傲米癡。虎臥龍跳非易事。春松秋菊可同時。蒼生不病君無病。為祝南山無盡期。

傑出人物生榮死哀

惜夫！譚氏就在這一年，民十九的九月二十二日以腦溢血逝世；胡氏後譚六年捐館，其離別人世的時期，是在民二十五的夏間（似在五月中），享年五十八歲，無子，有女名木蘭。當胡氏有生之年，在他的詩裏，仍有「憶組菴」之作，而且，仍以師期為韻；二人友誼之篤，於此可略窺其一斑。胡譚唱和中，屬於譚的詩，當在寫譚組菴篇內錄

入。

胡氏的詩興，似乎較譚濃厚，常倍之。如譚和第三章，胡答六章；也許？是行政院的院務，較立法院的更為累六鞅掌。除「開始」的一首錄外，其餘的多首，錄如下：

一、組菴見和即答：

（其一）多能少賤故多師。一笑滄浪得和詩。矯健自緣天所授。弘深早悟叔非癡。如含瓦石應規我。餘有刀圭亦救時。（君佩病走問處方數日輒愈）徒步被判荆拈舊句。廿年辛苦共心期。

（其二）瘦硬通神不二師。公然翻案喜坡詩。須知充實方為美。未信疏狂已勝癡。南北有賢皆學漢。宋唐何事強分時。紛紛流派從今息。統一車書會有期。

（其三）商量舊學有餘師。內史書名故掩詩。客到開門吟未倦。人前說夢語非癡。絕無狡獪欺人處。如見縱橫殺賊時。入海騎鯨同此趣。劉南何必作安期。

二、組菴再和第三章依韻答六首：

（其一）惟有虛心竹可師。高歌為何使言詩。慣於刻畫都成癖。定要追尋未算癡。（我要尋詩定是癡江瑛叔山行句）勝事不忘開國日。客遊常憶好花時。一枝柳贈歸鄉者（謂勳勤兄）。為道歸期更有期。

（其二）嶺表曾驅十萬師。軍中裘帶未忘詩。歌成白雪人難和。坐愛紅棉客亦癡。遺澤尚存思老輩。狂瀾能挽重當時。玉關消息催余去。攬轡中原恐誤期。

(其三) 乘韋誰與備秦師。冰雪周旋賴有詩。試汝心胸幾邱壑。任人皮骨相妍癡。(晉書，慕容超見姚興，深自晦匿，與謂曰，諺云妍皮不裹癡骨，徒妄語耳) 姬姜顛顛非無故。滄海橫流又一時。惟幸中興諸將在。吳山立馬不如期。

(其四) 穿鼻由人執阻師。閉門風雨自翻詩。依然酒食先生饌。忍說平生萬事癡。(放翁自詠句平生萬事付癡癡) 畫有餘情才半幅。恭收全勝未多時。寶書異國猶堪讀。破浪乘風似有期。

(其五) 倚劍崆峒復出師。東山零雨可無詩。喜聞國士功稱最。尤祝蒼生福盡癡。談藪漸除門戶見。就書還憶少年時。數珍自是貧家事。慚負生平有厚期。

(其六) 臘底剛逢奏凱師。書生縛袴且談詩。何曾文字如君健。恨不年時賣我癡。勒石燕然當有日。買田陽羨或非時。龐降想見韓門笑。汗走居然可豫期。

三、答組菴見和二首：

(其一) 轉益多師是道師。掃除萬事莫如詩。與人議論寧求勝。憂國心情常近癡。練墨久聞傳異域。饒歌令要答明時。我如小國參王會。賜勉從公敢後期。

(其二) 長沙守國有雄師。客去宵深尚送詩。我輩肯先天下樂。一家齊笑主人癡。屏除絲竹惟君早。不廢吟哦是此時。未為吾文加點竄。此情無復更相期。

四、組菴書來又贻詩四首再答二首：

(其一) 技熟魚龍歎偃師。飛來十首受降詩。縱因北海樽常滿。豈敢南牀坐便癡。(唐侍御史食座之南，設橫榻，不數月遷南省，故號南床，亦謂之癡床，言坐者皆驕傲自得如癡；見通典) 禮樂叔孫慙妄作。文章額九喜逢時。不嫌臧毅亡羊恨。韻事新年合再期。

(其二) 撞鐘以連未收師。剝啄人來又索詩。分韻何如依韻便。還書原似借書癡(曾與組菴借太平軼史許以不還)。拔山倒海爾無敵。棄甲曳兵吾有時。且待江南春水長。阿瞞重與問歸期。

五、前詩意有未盡續簡六首：

(其一) 尊食須防夜起師。沈吟未盡又徵詩。故園且喜音書便。畫手難圖主客癡。猶有江河流萬古。不妨風露立多時。蓬瀛水淺無人渡。謬說滄桑第幾期。

(其二) 卅載荒唐但媿師(放翁書南堂壁，荒唐但向先師媿)。不因事業始存詩。嚶嚶出谷鶯鳴急。意戀戀巢南鳥癡。擊楫祖生宜破敵。登臺臣甫尚憂時。傷心耆舊凋零甚。何必當年向子期。

(其三) 關山風雪未從師。騎馬京華輒有詩。要以此身當世變。那容黠鬼笑人癡。(放翁秋晚詩，幸有濁醪從容醉。常憂黠鬼笑人癡) 符秦尚翼投鞭日。趙國寧夏返璧時。聞道監河能借粟。嗷嗷鴻雁苦相期。

(其四) 不忘愛易可師。斤斤小辯託於詩。儒占五十方聞過。佛說三千總戒癡。遠道

有懷春霽候。苦吟無寐夜寒時。最憐蜀客杭州住。不負殷勤九日期。(東坡杭州牡丹詩不負黃花九日期)

(其五) 入幕賢賢盡得師。分持短冊乞題詩。生涯共信貧非病。得半難分點與癡。(放翁出門閑望有作人笑黠癡俱得半) 君為南國更張目。我慚東塾未同時。(來詩粵學人師云云蓋指東塾) 祕唐禰宋徒多事。惟有心心與古期。

(其六) 世知衰度百僚師。偶愛雕鐫出小詩。曾不擇書中令歎。未能到聖左徒癡。(昌黎感春，屈原離騷二十五，不到聖處寧非癡) 歲寒先見窮簷日。機事還欣灑澤時。(用組菴雪枯棹兩詩意) 已是蒼生忘不得。幾人黃髮以為期。

六、答組菴：

(其一) 地異多魚忽漏師。大軍橫壓是新詩。愛彈清瑟情非怨。嫌負香龕意總癡。半卷讀完朝食後。一襟披受曉涼時。雖無圯上貽書者。常恐相期或後期。

(其二) 祇憶童年出就師。夙興無忝愛葩時。常如驛路登程早。却笑遼西入夢癡。殘月曉風相屬處。鷄晨鳴且已多時。蒲團睡味新能識。仍怕宵深有會期。

七、和組菴苦雨：霖雨無因作帝師。惟堪擊壤放歌詩。出門輒遇青天破。隱几翻成白日癡。狼藉憐芳草地。橫狂誤我好花時。去年憂旱今憂潦。何止枝空失埶期。

八、和組菴寄協和：徒倚鄉園自得師。殷勤更訪

散原詩。刺天羣啄終當息。填海孤禽未免癡。草樹餘馨留客住。溪山無恙覓君時。端陽節過新晴好。買櫂東來定踐期。(按協和為李烈鈞字)

九、憶組菴仍用師期韻；太傅沖和未易師。灌蘭鋤艾尚無詩。擬從安石規棋癖。肯學君虞有妒癡。風景不殊公逝後。江山無恙我憂時。去年今日經風雨。正是因章索和期。(按此首似為民二十年春夏作，詎譚氏之逝，將半年矣。)

十、悼組菴先生仍用師期韻；此身真付五禽師。達者何知識在詩。諸葛自稱仍謹慎。汾陽所得是墮癡。平生部曲應流涕。餘事文章亦映時。惟有典型隨歲改。弓髯攀託慰無期。(按此首仍為二十年作，但與前一首，並不同時；或屬譚氏周年辰忌所作。)

數胡譚二氏的生平，真可以說是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」；尤其死後的「國葬」有禮，「褒揚」有令，「史冊」有傳；二氏的「凌烟」功勳，固然是自足千古；不過，秦皇、武漢，今又何在？轉不若白丁布衣，憑其一技一藝，更足永傳人世；胡譚二氏的字與詩，也許、或者可說「其實」，無疑將會比對黨國「功、勳」什麼的，更將永恆的有其千古。

風骨皎厲詞鋒犀利

胡之風骨皎厲處，于其言談間隨在顯現；以所不然者直言責難；詞鋒犀利，每每予人難堪；因之，也有人加他以「剛愎自用」的評語。民二十

夏秋間雙龍卷「謝客」，尤其著者。又如南京市長劉紀文，因他的夫人二十元一雙絲襪，胡在紀念周會場裏，指名道姓，毫不少寬的大的痛罵了一陣；想見此公之剛直氣概；其時的報紙，亦頗能盡其「輿論」之責；據實刊出。在香港一段期間。由于蒿目時艱，隱痛難宣，血壓日見增高。乃于二十四年夏漫遊印度、瑞士、德國、義大利、法國；健康情形，似見轉好。復于二十五年初返回香港妙高台寓所；時南京廣州對胡皆寄以殷切的希望；終以廣州方面「近水樓台」之便，陳伯南(濟棠)乘海虎艦躬親赴港促請。胡于二五年二月間，農曆元旦後一天，乘陳伯南留下的海虎艦回廣州；傳聞胡至廣州的盛大歡迎會裏，居然直言無忌的對這些歡迎他的東道主，深深的「訓斥」了一番。胡至廣州，寄寓其內弟陳融的

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精選名家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麒、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黎元洪傳

章君毅著 定價叁拾元

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自辛亥武昌起義至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，兼及政情祕聞、軍閥軼史、黎氏之為人暨其家庭狀況，作公正翔實的述記，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

東山私第，日以詩棋遣時，大約祇不過三個月？便以腦溢血棄此；自此天下滔滔，難得再有如此嚴正剛直、畢生盡瘁黨國、而儉素自持的人，來激蕩停滯、樹立廉頑儒立的良善習尚的「黨人楷模」了！荷荷！

胡氏之喪，南京特派八位大員致奠；在輓聯中，有呂一夔一聯：「望渺東山、一局棋殘安石去。縈懷北渡、九州圖缺放翁悲」；時人譽為佳構。至此傅胡氏有自挽聯：「抱道獨能堅，險阻半生完大節，救亡空有願，歸來萬里負初心」；不免仍然倔強傲態。我對於輓聯、壽文類，大都視為「慚筆」；昔人有言：「生固桀紂，死即堯舜」，然乎否耶？不過，綜論胡氏的生平，其對黨國事的忠貞與熱愛；實是人所仰望不忍或忘的足光史冊、足傳千秋的「堯舜型」人物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九月號刊出陳頤先生「海軍者宿薩鎮冰」一文後，接到某機關某先生電話，謂有讀者反應似應將薩鎮冰在大陸淪陷後之情形加以補充說明，經轉函原作家陳頤先生，據復：「海軍者宿薩鎮冰一文曾投此間台灣新聞報，該社為慎重起見，將此文呈報×××審核，據云：福州淪陷時，匪方曾發表任命薩公為閩省府委員，渠誓死不就，且擬以自殺報之，卒經友人勸人，乃苟延殘喘」；其大義凜然，更為國人所欽敬。故該報編者特加按語(詳見本年六月廿五、廿六台灣新聞報副刊)再將弟所報一般讀者對於副刊亦不甚注意，用特函請發表於中外雜誌，以資光大前烈，裨益世道人心，謹將經過情形奉聞……等語，特請讀者鑒察為幸。